

歷史典故空間

「董狐筆」異議

安立志

在我國，文天祥可謂「文如其人」，他的《正氣歌》，早已收進語文課本。在傳統教育中，文天祥其人其文都屬「主旋律」或「正能量」。而「主旋律」或「正能量」是不能質疑的。然而，我總覺得《正氣歌》歌讚的人物，並非沒有可議之處。

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中，一口氣列舉了12位歷史人物，作為「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」的浩然正氣的範例。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」，向為我國史家所崇尚，崇尚其秉筆直書、無所避諱的剛正、不屈之氣，而這無疑都是稀缺的精神資源。假如我們放下紙面的東西，深入研究一下文天祥筆下的人物，卻又不免生疑。

為了敘述的方便，這裡只說這「董狐筆」。這則史實見於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，涉及四個主要人物——晉靈公、趙盾、趙穿、董狐。晉靈公是春秋時晉國的國君，乃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之孫。中國內地中學語文參考書中有《晉靈公不君》，指的就是此人。前有桀紂幽厲，後有嬴政孫皓，晉靈公是古代暴君之一。《左傳》記載了他的三樁惡行，一是橫徵暴斂，窮奢極慾，加重人民負擔，建造豪華殿堂（「厚歛以雕牆」）；二是滅絕人性，窮兇極惡，竟然傷人取樂（「從台上彈人，而觀其避丸也」）；三是兇殘殘暴，草菅人命。廚師燉熊掌不熟，即被殺而棄屍（「宰夫觸熊蹯不熟，殺之，實諸釜」）。明代的劉基有一則《好狗》，則記載了他重用奸佞、殘害忠良的另一行徑（《郁離子》）。趙盾作為晉國正卿，曾協助晉靈公的祖、父晉文公、晉襄公在春秋亂世建立了出色的內政外交。他因屢次勸諫而招致憎恨，只能在晉靈公的刺客與惡狗的追殺下被迫流亡。晉靈公被謀殺，兇手另有其人，那就是晉國大夫趙穿。然而，作為太史的董狐卻在史書上記下：「趙盾弑其君」。《東周列國志》隨後又綴了一段「贊曰」，對此極力稱賞：「庸史紀事，良史誅意。穿弑其君，盾蒙其罪。寧斷吾頭，敢以筆媚？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！」甚至孔子也為其背書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」在傳統文化中，極其強調君臣名分，作為國君，即使是暴君、惡棍、白癡、混蛋，對臣下也有顯指氣使的資格，「君君臣臣」的地位使然。然而，臣下對這類暴君、惡棍、



董狐 網上圖片

白癡、混蛋，即使在言語或文字上稍有冒犯，也叫「大不敬」或「犯上作亂」。不要小看了董狐用的這個「弑」字。一個「弑」字，隱含着春秋大義。《辭海》註：「封建時代臣殺君、子殺父母為弑。」一個「弑」字，坐實了趙盾即使在暴君手下逃亡也是犯上作亂的逆臣身份。《東周列國志》有演義成分，但也列出了董狐作史的理由：「子（趙盾）為相國，出亡未嘗越境，返國又不討賊，謂此事非子主謀，誰其信之？」不過，董狐的史筆迴避了兩個重要問題，究竟誰是真兇？因果到底為何？趙盾逃亡在外，不在案發現場，晉靈公是古代暴君之一，與謀殺無關。能否認為晉靈公被殺實因作惡多端自取其禍，而趙穿殺害晉靈公卻是懲惡罰邪為民除害？

清代學者魏源指出：「執古以繩今，是為誣今；執今以律古，是為誣古。」（《默觚·治篇五》）我們當然不能以今日之是非繩墨當時之是非。有意思的是，董狐的觀點並非當時唯一「主旋律」。《東周列國志》又綴了一段「贊曰」，對此極力稱賞：「庸史紀事，良史誅意。穿弑其君，盾蒙其罪。寧斷吾頭，敢以筆媚？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！」甚至孔子也為其背書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」在傳統文化中，極其強調君臣名分，作為國君，即使是暴君、惡棍、白癡、混蛋，對臣下也有顯指氣使的資格，「君君臣臣」的地位使然。然而，臣下對這類暴君、惡棍、

夫商紂王處死了，沒聽說君主被（臣下）殺害了（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）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按照孟子的邏輯，趙穿殺死晉靈公，殺死一介獨夫而已，何以稱「弑」？由此可見，在歷史觀上，「董狐筆」遠遠沒有超出君臣臣諾、君過臣諫、君惡臣受的界域，董狐的價值觀較之孟子差了很多的檔次，他完全沒有意識到，還有超越君臣之義的更高層次的人類價值，如正義、人道與良知，而包含其中的是非、善惡、正邪，要比董狐所維護的君道尊嚴，要高出幾個層次。

即使孟軻這樣有良知、有理性的古代「公知」，在那個年代，也很難見容於世。北京圖書館藏有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刊刻的《孟子節文》，據說是海內外僅存的孤本，其中涉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史料。有學者將這本《孟子節文》與通行的《孟子》進行比對，竟然發現被刪去85條，其中就有上文引用的「賊仁」「賊義」一條，使《孟子》成為一本能夠為專制皇權所接受的「潔本」。有人說，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，然而，平民一旦當上皇帝，其頭腦中的專制思想，一點不比貴族皇帝遜色。

有人說，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史上，公然刪改作為統治階級指導思想的儒家經義，朱元璋只是個例。從這個角度看問題，董狐比起稍晚一些的孟軻，就顯得迂腐與固執。同樣作為史家，司馬遷竟然為並非帝王的項羽立「本紀」，竟然為並非諸侯公卿的孔丘作「世家」，這可以看出，同為史家，他與董狐完全不同的獨特眼光與深刻用意。而這可能是文天祥未曾顧及的。

豆棚閒話

鄧忠強

良史的風骨

東晉中葉，史學家孫盛寫了一部史書，名叫《晉陽秋》。此書記述晉朝當代歷史，直書時事，「詞直而理正」，堪稱信史。然而，書修成後不久，卻惹惱了當朝權臣桓溫，險些招來殺身之禍。

孫盛的書中有什麼東西牽動了桓溫的神經？不是別的，而是孫盛記述了「桓溫北伐，枋頭失利」的史實，桓溫覺得這有損於自己「一貫正確」的光輝形象，禁不住勃然大怒。

原來，東晉太和四年（公元369年），桓溫率步騎兵5萬北伐前燕，從姑孰（今安徽當塗）出發，一路高歌猛進，一直打到枋頭（今河南浚縣西），不料被燕軍切斷糧道，又遭燕軍突襲，晉軍大敗，死傷5萬餘人。此前桓溫曾進行過兩次北伐，都可以說是所向披靡，旗開得勝，但這第三次北伐卻損傷慘重，無功而返。桓溫原本打算通過北伐建功立業，提高自己的聲望，以便為篡位稱帝擄取政治資本，但枋頭一戰則使其名聲一落千丈。「失敗」的陰影揮之不去，成了他的一塊心病，不想現在孫盛又舊事重提，怎不讓他惱羞成怒，如坐針氈？

當然，桓溫不是吃素的，為了消除對自己不利輿論，他終於亮劍，向孫盛攤牌。他叫來孫盛的兒子孫濟，威脅他說：「枋頭一戰固然失利，但也不至於像你父親所說的那樣。『若此史遂行，自是關君門戶事！』」意思是說，如果這部史書得以流傳，將關係到你孫氏一門的存亡。」要知道，桓溫下的這個生死「通牒令」，絕不是戲言。此公平時就曾目空一切地說：「男兒如果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！」做不成英雄，就做奸雄，即使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，難怪他視殺人如草芥，為所欲為，一手遮天，霸道得很。孫濟一聽他言語裡露出殺機，知道他心狠手辣，什麼事都做得很絕，連忙叩頭謝罪說：「乞望大人開恩，小人回去一定請家父刪改史書。」

其時孫盛已老，在家安度晚年，可脾氣依然是那個脾氣，生性強直，不畏權貴，方正嚴厲，一絲不苟（「性方嚴，有軌度」）。當孫濟回來向他稟明實情後，他知道桓溫的真正用心是逼他改史，他早年曾在桓溫手下做過參軍，深知其人飛揚跋扈，不可一世。但他還是不肯接受孫濟的勸說，不但不肯，還把孫濟狠教訓了一頓。眾兒孫見老爹如

此強硬，都跪在他面前叩頭哭泣，求他為一家百餘口人的性命着想，刪改幾個保命的字，這時，孫盛更怒，又大發了一頓脾氣。兒子們見勸說無效，便備着孫盛，把書中犯忌之處偷偷做了刪改。於是，一場滅門大禍終於得免，而桓溫也如願以償地掩蓋了那段不光彩的歷史。

不久，孫盛見子孫們再也不吵了，不哭不鬧了，而桓溫的侍衛也沒有破門而入，心裡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，卻也不吭聲，佯裝不知。原來孫盛早有預見，他知道如實記錄桓溫「枋頭慘敗」，肯定會擔很大的風險，所以，他事先將《晉陽秋》的定本抄寫了兩部，寄往前燕收藏。後來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廣求異聞，從遼東得到了這部書稿的原本，經學校，發現它與當時流行的刪改本「多有不同」，遂兩存之。桓溫篡改歷史的企圖終於未能得逞。

歷史不容人隨心所欲地打扮，因為它是過去發生的實實在在的事情，原貌是什麼樣就註定是什麼樣，它不會屈從任何人的意志，不尊重不行。《資治通鑑》上說，唐朝宰相張說看到了史學家吳兢撰寫的《則天實錄》，認為其中有段記載有損於自己的形象，便暗地裡祈求吳兢改動幾個字，吳兢到底也沒答應，說：「假如順從您的請求，那麼這部書的筆法就不能算是正直的，怎麼能夠讓後世相信呢！」（若君公詢，則此史不為直筆，何以取信於後！）面對這種正氣凜凜的直筆精神，那位宰相大人也就不得不打消了改史的念頭。回頭看東晉的孫盛，也是威武不能屈，寧死也不改史，其尊重歷史原貌的錚錚鐵骨，同樣令人肅然起敬。

《晉書》中記載的這個「孫盛不改史」的故事，頗有激烈的戲劇性衝突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就是眼見硝煙驟起，已然開到了火藥味，一場生死戰爭就要展開。孫盛「拒改」與兒孫「偷改」，可以說是處在桓溫專制淫威下的生死較量，更是與歷史的較量，然而，正是在這種較量中顯現出孫盛的實事求是精神，彰顯出一代學者的歷史風骨和政治智慧。今天修史的人，難道還要為尊者諱、為權者諱、為賢者諱嗎？尤其是作為領導者，更應作出表率，尊重歷史原貌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絕不能弄虛作假，玩弄歷史。惟有尊重事實原貌，才是尊重歷史，尊重民眾，也才是尊重自己。



畫中有話 都說未來兩三天，氣溫還要降幾度。一場秋雨一場寒，凍得實在扛不住。中國北方地區的氣溫下降得太快了。

圖／文：張小敏

秋天的霧真鬼，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那樣的飄忽不定。前幾日早起晨練，看着東天的魚肚白尚像模樣，給幾片浮雲抹上了「油彩」，街上的房舍樹木也還算清明，添上不上遠處的一座寶塔，一堵城樓，便是一幅天然水印木刻風景了。誰知，只一會兒工夫，剛走進體育場，場子裡竟風風起了一片乳白，起霧的速度好快，絕不亞於閃電霹靂啊！

有霧掃興，因為報紙和電視上說，霧中的空氣質量很差，不宜晨練；可於我而言，有霧亦增興，置身在霧中的運動場裡不如同神遊仙遊麼？跑在霧裡，只覺濕漉漉涼涼的愜意，抬望眼，周遭的人都兩隻生風飄飄然了，想神話中的騰雲駕霧，原不過如此。未幾，霧一絲絲的消退，由簾幕狀退裙帶狀，總在間隔有距的地方遊蕩飄拂，接近不得，其實，從彼處看我處，我也在裙帶樣的霧中哩。

兒時秋遊，愛登山看霧中日出。山上的霧推來湧去的熱鬧，霧去時，人與人彼此一目了然；霧來時，人與人咫尺看不清。看山腰間，乳白的霧隨處游弋，給山坡上的樹木帶來幾許的鮮明，松柏蒼翠欲滴，楓葉透紅欲燃。再眺山下的遠方，村落都籠罩在霧裡，而東方的混沌中兀地就彈出了一丸，很小很淡的一個丸子，在茫茫的白霧中飄浮，那就是日出了。這日頭一副病態，好生虛弱，眼看著要

被白霧吞噬消化了，然而，過不了多久，它就開始發威，射出了無數金燦燦的芒刺，把重地的驅散。我多次面臨過這樣的過程和情景，為之惋惜、為之激動、為之頓悟，世事和人生大抵也是如此，不斷地迷濛、不斷地廓清，迷濛而廓清，廓清又迷濛。迷濛有迷濛的境界，廓清有廓清的妙諦……

晨霧好看，殊不知暮霧也有暮霧的韻味。那次的桂林陽朔秋遊，近晚時分，忽然一座玉筍樣的山峯山谷間吐出一股霧，先是各吐各的，繼而連接起來，匯合成一片，飄浮在水面上，瀾漫進村寨裡，直到暮色四合，星月交輝，霧氣才漸漸消逝。行霧的時候，把農家的晚炊味、田野的乾草味、甚而禽畜的灰糞味和在一起，發散開來。那便是十足的人間煙火味了，品味此味，你會感到人間萬般的可愛。

秋霧很多時候是不期而至的。有一回，我和一撥同行夜車出行，過了子夜時分，汽車行着走着，輪子底下突然滾滾出了一團團的白霧。好神速、好厲害的霧啊，一會兒就鼓出了個個的海洋。那時還是普通的公路，田野和河道已經迷迷茫茫一片，車燈失去了效用，車輪寸步難行，車子只能在那兒等待。這時，滿車人擔上了一份心，不是怕耽誤行程，而是怕前後有車莽撞起來，肇致車禍。為秋霧而擔「心」，那不是「愁霧」麼？當時我真的想到了「愁霧」的出處，那一片白茫茫的秋霧是很容易讓人愁緒萬端的啊。

不盡然都因愁緒。學生時代曾去江南陽澄湖畔支農勞動，幫助農民秋收。是霜降節氣了，當

來鴻

吳翼民

秋霧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，被史學家稱為文化人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、外交家的著名愛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，走完了他八十六度春秋的人生旅程，撒手西歸於北京東四五條的一所四合院內。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好兒子，國家失去了一位畢生為之獻身的仁人志士，我失去了唯一的偶像和敬愛的慈父。這天，東方魚肚白時分，住在一室二鋪的母親，照例呼喚父親起身，並外出散步。一連喊了幾聲，不見有動靜，她意識到出事了。因為父親患冠心病已多年。老人邊喊邊披衣伸手去觸摸父親的身體。只感到還有許些微溫，而呼吸和心跳已全然消失了。母親趕緊招呼家人（兒女都在外地工作），眾人在一陣慌亂後，回過神來，才趕緊張羅着料理父親的後事。待上班時間一到，父親的秘書張手胃先生（後為國務院參事），負責向周恩來總理辦公室，全國人大常委會、全國政協常委會、民革中央，諸親友好及子女處，一一發去噩耗。二十四日晚上，父親還一切正常，晚餐吃得亦很香。一眠不起，全家人很難接受這一嚴酷的現實，事在情理之中。然痛定思痛，冷靜剖析，父親是心源性猝死，該無異議。這天，北京下着鵝毛大雪。如眾周知，父親與張治中將軍交誼之深，世所罕見。他們不是昆仲，勝似昆仲。當張老得知這一消息，不相信會是真的。因為三天前（二十二日）兩位老人還在張府與往常一樣，再次促膝談心。縱然二老當時也身處逆境，但一生捨小我為大我的兩位長者，仍在為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現狀、走向和結局，焦慮不安，憂心忡忡。臨別，張老還十分關切地對父親說：「你歲數比我

邵力子的最後時光

邵大平

大，這種冷天少出門，要保護好身子。」父親則邊拍胸脯邊說：「沒有問題，我可以活到九十歲。」誰知這次別駕，竟是這對半個世紀莫逆之交的最後一面。讓人唏噓，讓人扼腕，也讓人神傷。張老的夫人洪希厚女士說：這種事，是不會開玩笑的。於是張老披上大衣，不顧家人的勸阻，冒雪直奔邵府。當他進入臥室，見父親紋絲不動地安臥在床時，就一個勁地在他的床前來回不停地踱步。少頃，他安慰了母親一番後，折回自己的寓所。走進客廳，跌坐在沙發裡，放聲痛哭。並邊哭邊說：他走了，我也差不多了……據說，張老為父親逝而痛哭，還不止一次。人間自有真情在，此乃絕好的經典版本。男兒有淚不輕彈，只因未到傷心處。父親的離去，讓張老真的傷了心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動容。

我去北京，母親見到我的第一席話是：沒有「文化大革命」你父親不會死，至少還可以活五年。他是毛主席、周總理幾十年的老朋友。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還是未能躲過這一劫。現在，中央的指示不靈，總理講話不聽，全國各地武鬥成這副架勢，他急呀！「文革」如何收場，他終日冥思苦想。白天吃不好，晚上睡不香，日子久了，八十多歲的人能扛得住嗎？……

是的，腥風血雨而又人妖顛倒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吞噬了包括父親在內的一大批中國當代精英，這是逝者的不幸，更是人民共和國的悲劇。追悼會上，當今天文豪郭沫若先生對我們家人說：力子先生好福氣，好人好死。可我們都難以轉這麼大的彎子，失去至親的極度悲痛，實難釋懷，無法排遣。這真是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就我記憶所及，參加追悼會的有：李宗仁先生及夫人、張治中、



邵力子先生。 網上圖片

郭沫若、馬寅初、傅作義、程潛、茅盾、葉聖陶、史良、許德珩、蔡廷鍇諸公。前國家主席李先念，則代表中共中央到會弔唁致哀。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極，躬身無以報之。父親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，可我对父親談不上有任何回報。這麼多年，因未盡人子之孝，愧疚深深，難以言表。他老人家生前再三向我表示：你對我們不必存有報答之心，你能好好工作，好好學習，好好做人，就是對我們的好好安慰。三個「好好」是父親對我教誨中一以貫之的主線。我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無比的自豪，無比的驕傲。父愛如山，亦如春風。父親緬懷之情竟達如此聖潔境界，芸芸眾生，實難望其項背。

活在人心即不朽 後世景仰乃永生 今年，是父親謝世四十六周年，權將一腔敬意與不盡的思念，化作拙文和心香一炷，虔誠地獻給父親天國的靈，姑且算是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報答吧！ 安息吧！父親、爸爸、慈父，兒子對你老的懷念決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有一絲淡化，必將終此一生，死而後已。